

读书季
Reading

再爱

一份爱要走多远
才能越过命运安排的距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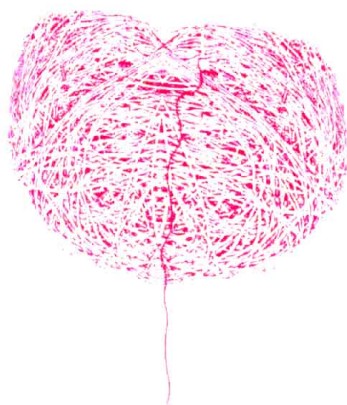
朱辉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再爱

朱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爱/朱辉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2 6
ISBN 978 - 7 - 5008 - 5206 - 3

I ①再· ·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6570 号

再 爱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刷	杨向辉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 (总编室) 010 - 82075934 (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 (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383056 62005042 (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6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 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一字令	1
第二章	祝你“生月”快乐	16
第三章	印在水泥上的脚印	30
第四章	一光年有多远	67
第五章	情 书	78
第六章	如期而至	92
第七章	儿 歌	104
第八章	长青藤	115

129	— —	第九章	一间房，四面墙
145	— — —	第十章	漂白玫瑰
155	— — —	第十一章	温润如玉
178	— — —	第十二章	你知我知
194	— — —	第十三章	号 外
216	— — —	第十四章	新版三岔口
235	— — —	第十五章	烟 囱
254	— —	第十六章	打虎上山

第十七章	夜晚的盛装舞步	— — —	278
第十八章	鸟儿问答	— — — — —	304
第十九章	我爱狐狸精	— — — — —	312
第二十章	失 踪	— — — — —	324

第一章 一字令

夏天早已该过去，可它炎热的尾巴还拖在后面。火车站倒是不远了，但路上车子堵得厉害，最后索性不动了。车里开着空调，但孔阳的身上开始出汗，黏黏的不舒服。很远的地方有两个司机碰了车，正是他们造成了路堵。他们很君子，既不动手也不动口，一人叼一支烟，倚着各自的车头，冷眼对峙着，看来交警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司机倒不着急，反正停车等待也要计价，车轮不转计价器照转。他打开了收音机，一个说话快得一泻千里的老兄正在卖弄他的口齿，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孔阳的手机响了。他看看号码，是家里的电话。刚一接，手机却断了，原来是没电了。车子半天才挪动一下，简直没有指望，想

来交警也一样被堵了。电话肯定是儿子打的，小家伙放了学先回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孔阳在心里骂一声“狗儿子”，掏出十块钱往司机面前一扔，“不用找了！”拉开车门跑了出去。他准备打完电话往前绕过这一段，换部车再去车站。他跑进路边的商场，找到了一部公用电话。通完电话付钱时他突然发现，包忘在车上了！他心下一惊，手忙脚乱地在口袋里找到点零钱，往柜台上一扔，立即又往回跑。

真是好运气。他坐过的那辆车还堵在那儿。孔阳上了车，心情非常愉快。儿子的电话果然没什么事，他小测验考了110分，向爸爸报喜，他得意地解释，他连附加题都做出来了；另外现在电视里正在播一场足球赛，都不是本地球队，他不知道帮谁，让爸爸给他拿个主意。孔阳三言两语把儿子打发了，包也没丢，心里很感谢司机，或者说很感谢堵车。他到车站是去接人的，现在既然已经耽误，皮包又失而复得，他索性心闲气定了。他掏出香烟给司机一支，司机满脸晦气地接过去，扔在车窗边。司机刚才已经开包看过，这时心里有点发虚，很想找点话来扯扯。他是开车的，客人是坐车的，最顺口的话题就是抱怨本市的交通状况，一堵就堵半天，但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妥，立即闭上了嘴。这一整天司机心里都很沮丧，看谁都不顺眼，路上违了一次章，给扣了两分，回家又跟老婆吵了一架。他奇怪的是，这个坐车的运气怎么就那么好，简直等于白捡个皮包。

孔阳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半小时赶到车站，幸运的是火车也

很体谅地晚点了。钟若铁从软席车厢下来，孔阳简直不敢认他。他们已经两年没见，但万想不到他已经胖到这个规模。钟若铁现在是外省某出版社的社长，不光胖了，气色也非常好，满面红光，一看就很贪污。虽说两人握在一起的手晃得很是亲热，但孔阳心里暂时还有些生分。等到了晚上，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的话才渐渐谈开来。孔阳开玩笑说，如果不是专门去接你，我绝对不敢相信这人曾经在我的上铺睡过四年。“是啊，是啊，”钟若铁接过话头说，“我现在一上去说不定床板就会塌到你身上了。”

孔阳道：“不对，我想你根本就上不了床。”

晚上的酒席在“拜福楼”。这是一家位于市中心鼓楼的酒店，金碧辉煌，气派非凡。一共是四个人，还有两个是焦耳和小陈。焦耳是钟若铁用手机招来的，也是同学。焦耳原本当然另有个名字，他有个缺陷，右耳有点卷，像卷心菜。他自己解释说，是小时候玩火烧的。当年这一解释启发了几个“促狭鬼”，送他一个绰号，叫“焦耳”。这个外号一经喊出，就如影随形。他也习惯了，讲得高兴时也是“我焦耳”这样，“我焦耳”那样，绝对坦然。焦耳赶到酒店时钟若铁和孔阳正坐在大堂的沙发上闲聊，孔阳嘴里答着应着，散淡地看着外面金光闪烁的酒店招牌，“拜福楼”三个大字反着，仿佛是从银幕背面看过去的电影。看着看着，孔阳心中一亮：“拜福楼”，不就是福楼拜，法国小说家嘛！他一下车就感到有点怪，觉得这三个字似曾相识，但他又

确实没来过这个地方。这三个字一看破，孔阳忽然想起，自己原来也是读过中文系的；不光他读过，面前的钟若铁也是同学，还一起弄过文学社，不过人家已经是社长了，自己这个副总编在单位也还要尾随着社长的指挥棒，现在能和一个社长促膝而坐，其实也不过是因为他们曾经同过学。心中正感慨着，焦耳进来了。三人见了面无非是一阵亲热的笑闹。孔阳告诉他们，他刚刚发现了“拜福楼”的意思，焦耳一听，大叫“妙啊！妙啊！”，还说这酒店的老板看来是个人物，一会儿要见一见。

说话间，钟若铁突然冲着酒店大门站起了身。孔阳以为又来了同学，扭头一看，没有别人，只有一个漂亮小姐。钟若铁笑吟吟地迎上前去。孔阳以为钟若铁认错了人，又以为是某个女同学多年不见，越活越年轻，去年二十，今年十八，自己认不出。钟若铁把小姐领过来，孔阳、焦耳站起身，“这是我的老同学，孔阳、老焦；这是我们单位的小陈。”小陈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她的手肌肤丰盈，柔若无骨，孔阳只敢轻轻地碰一碰。他很好奇她和钟若铁为什么没有同车而来，也许小陈早已等在本市。但他知道这是敏感问题，除非他们自己说，你不好问。其实知道这是敏感问题，孔阳已算是知道了答案。

小陈艳光四射，举止得体，她冲大家笑笑，径自进了餐厅包间。焦耳朝孔阳挤挤眼睛，钟若铁实在是太牛了。孔阳一直在想，钟若铁是老江湖，怎么还会要自己接站，现在他断定，这家伙是在摆谱。孔阳在学校里当了两年生活委员，其中一项工

作就是给同学联系买回家的车、船票，他不接站谁接站？这么一想，孔阳顿时觉得浑身没劲，好半天打不起精神。他是个比较细心的人，给同学发了几年助学金，从来没出过错，今天他打定主意不再干了，等会儿入席他不张罗，菜单上来，也不点菜。

事实上菜没要他点，小陈已经操持停当。几个人入了席，菜已经摆了一桌。小陈请大家各人再点自己喜欢的菜，孔阳和焦耳都说由她做主，点什么吃什么。钟若铁环顾全桌，哈哈笑道：

“‘拜福楼’也没有法国大餐啊，那我们就——吃！”

这顿饭一直吃到晚上九点。他们喝了三瓶白酒。酒越喝越少，话越说越多。钟若铁好酒量，几乎来者不拒，极其豪爽。桌上有一盆火锅，固体酒精快要烧完时，孔阳要叫小姐来添，钟若铁大手一摆，直接把手里的五粮液倒了进去，火苗一蹿老高，杯中剩下的酒他一仰脖子就干了。天啦，有火苗为证，这可是真正的酒精啊！天知道他能喝多少！孔阳看着他喝酒的雄姿，想起在学校时的钟若铁，他喜欢吃甜，那时却买不起糖，就跑到校医院说自己感冒咳嗽，领止咳糖浆来喝。也才不到十年，人家连二奶都有了，孔阳想起自己从前的那个梦想，一仰脖子猛喝了一杯酒。他的舌头已经麻木，辨不出什么滋味。焦耳倒显得很快活，他原本就好说好动，现在酒下了肚，更是乱说乱动，他嘴不停、手不停，眼睛还直往小陈身上瞟。八点过后，孔阳到总台给家里打了个电话，他一回来，焦耳便冲他说：“你这么乖呀，还要续假？”他揀起一片驴钱道，“我们都把手机关掉，我早就关了，

今天谁也不能先走，”他扬扬手里的驴钱，“让她们鞭长莫及吧！”

孔阳、钟若铁都笑起来。小陈愣一愣，也笑，拿一片餐巾纸捂住嘴。以前在本市的几个同学吃饭，总要交流一些脂肪较高的段子，今天钟若铁带了个小陈来，他们本该有所节制。现在焦耳开了头，小陈也知情识趣，并不小气，渐渐也就放开来了。焦耳说：“人家说有一个情人是人物，一个也没有是废物，情人很多是什么……什么啊？”

孔阳道：“怪物！”

“不是吧，”小陈道，“是动物。”

“对了，动物，”焦耳道，“孔阳，你是什么？”

“我是废物。”

“你是废物？是废物？”焦耳道，“你不是动物，但也不是废物，我才是废物呢！”

“我是废物。”

“我怎么听了像是垃圾堆里两个垃圾在讲话？如此自弃！”钟若铁抽着鼻子笑道，“你们也讲错啦，情人很多不是动物，是宠物！”说时看看小陈。

“反正你们至少都是人物。”焦耳叹道，“孔阳，你说不定马上就要变废为宝了！”

“是吗？你揭发吧。”

“我说不揭发就不揭发，你激我也没用。”他一副“真理

在手”的样子，倒弄得孔阳有些疑惑。他叹口气道：“我还变废为宝！家有一妻一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聊以自慰罢了。”

焦耳突然开颜一笑：“对了，我有个段子：男女有别，打一八个字的俗语。”

“老掉牙的东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钟若铁笑道，“其实谁还不是一样？”

孔阳承认，也确实是这样。他比钟若铁那自是大大不如，和焦耳比，那还要稍强一点。焦耳到现在还是个主任科员。连科长都还不是。主任科员这个位子也尴尬，索性就是一介书生，还可以说是淡泊明志，现在美其名曰“主任科员”，这“主任”二字，只能说明想上而没能上。但人家焦耳心态好，有酒就喝，喝得快活，这一点孔阳也自愧不如，今后还得好好学着。

焦耳的谜底被钟若铁一枪中的，心有不甘，又翻出个花样，提议大家来个“一字令”，一字打头的成语或者俗语后面，再接个尾巴，最好也是俗语，说不出来就罚酒。他解释半天，众人佯装不懂。这时候酒店餐厅的老板进来了。三十多岁，衣冠楚楚，戴个金边眼镜。他一进来就向大家敬酒，一问，果然读过中文系，前几年才下海，竟然还是校友。老板看来玩过“一字令”，有心凑趣，他一眼就看出钟若铁身份最高，冲他躬躬腰：

“今天多承关照，招待不周，”他一仰脖子干了杯，说，“我一饮而尽心尽意。”

焦耳大喜，道：“我们算是校友，你现在才过来敬酒，一

见如故此失彼——谁接？”

老板道：“你们都是老学长，我们一脉相承前启后！”

孔阳觉得有趣，但脑子有点发木。他知道焦耳的脾性，总之不会冷场。果然焦耳腆着脸看着小陈道：“一顾倾城门失守。”

小陈膘一眼钟若铁道：“一箭双雕虫小技。”

钟若铁指点着焦耳道：“我祝你一石二鸟枪换炮！”

孔阳梗起脖子：“我一不做，二不休妻！”

大家哄堂大笑。后面就多了……一清二白吃白喝，一举两得陇望蜀，一触即溃不成军，一技之长短不拘，一败涂地动山摇，一命呜呼风唤雨，一孔之见多识广……

轮到钟若铁，他摸着脑袋脱口道：“一丝不披挂上阵！”

大家齐嚷起来：“什么一丝不披？！你喝！”

“我喝，我为什么要喝？我唱！”钟若铁大笑道，“我一唱雄鸡天下白痴！”

钟若铁话音落地，几乎有一锤定音的味道。天下全是白痴，他真是牛啊！孔阳的头脑被酒刺激得很亢奋，要再接下去，他觉得自己可以源源不断，但他实在不想再闹了。他刚才打电话回去，妻子朱冉还在为自己忘记她生日的事生气。不等他们再开口，孔阳道：“散了吧，时间不早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日不绝，我要倒了。”钟若铁看看表，吩咐小陈埋单。老板还要再送个果盘，被焦耳拦住了。

钟若铁的住宿不用大家操心，“拜福楼”楼上就是客房。

分手时，钟若铁和小陈送大家出门。孔阳和钟若铁握手道别，又握握小陈的手，坐上出租车回家。孔阳和焦耳同一段路。焦耳在车上对孔阳说：“刚才你和他们握手，我就想起一句话：握着小蜜的手，仿佛回到十八九；握着老同学的手，只恨当年没有早下手。”孔阳道：“你不要乱下手，我们可都是男同学。”焦耳道：“我是要问你，有没有听说，辛夷在美国离婚了。”孔阳心里咯噔了一下，散淡地问：“是吗？”焦耳道：“你真不知道？我不相信，谁不知道你们当年那档子事。”孔阳看着窗外灿烂的夜景，说：“你知道什么？”

城市的夜晚温柔而迷茫。温柔被钟若铁和小陈留在了酒店，迷茫被孔阳带上了车。酒劲是一点一点从胃里爬上来的，爬上了头。焦耳在北京路下了车，出租车继续往前开。孔阳坐在车上，身上有点发冷。如果算上大学四年，孔阳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他白天走在大街上，每每会觉得眼前的这个城市和他读大学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地方，路不一样了，房子不一样了，人更是不一样了。这完全是两个城市啊，虽说它们拥有一个不变的名字，孔阳现在坐在车上，突然意识到还有第三个城市，那就是他此刻置身其中的不夜城。路很宽，车流如潮，车窗外幻灭的霓虹灯绵延不绝，五彩泼墨般扑向孔阳的视野，他微微有一丝晕眩。出租车在鼓楼拐了个弯，驶向了绿树夹拥的四牌楼大街。远远地，他看见了自己母校的大门。门楼高大而辉煌，屹

立在凝重的树影之上，仿佛是一个梦，一个和他相处四年的旧城的入口。孔阳不由坐直了身子。校门前有一些成双结对的男女学生在出入，明亮的灯光下，他们的影子活泼而单纯。校门前的路口摆了一些馄饨、豆腐脑摊子，车速稍稍慢了下来，孔阳的目光突然被一对手挽手的学生牵住了。他觉得疑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们。他看不见他们的脸，只能看见他们亲密的背影。孔阳感到头昏，他被自己弄糊涂了。他想不出什么理由在这里见到他所熟悉的人。那对背影走进了校园，那男生不知说了什么话，女生抬手打了他一下，两人笑成一团。

车开出老远，孔阳还似乎能听到那女生的笑声。笑声清脆悠扬，小钉子一般扎破了孔阳的记忆。他眼睛一亮，所有的灯光都开在他头脑里。那是记忆中的影子，是久违的梦。他看见了，那女的是辛夷，男的就是他自己。

故事留在旧城里，出不来；孔阳活在新城里，也没有回去过。

母校大概早已忘了他这个学生。他或许还不能说忘了母校，但差不多也只落实在“履历表”之类的某个栏目上。有次和一个校友碰面，说起母校的名字，“石城大学”，那校友说这名字不好，听起来让人想起“石沉大海”，所以大部分毕业了都弄不出什么声响；可是这四个字，那巨大的门楼里，留下了孔阳的青春，他最初朦胧的爱情。

当年跨出校门的那一刻，孔阳怀揣毕业证书，突然觉得心

中一阵痛楚。他的心揪着，几乎要落泪。他踩上校园外的地面，看着前面熙攘的人群，觉得自己是踏上了一条船，一条茫然不知彼岸的船。现在这船颠簸着，摇晃着，又一次掠过了校园。

辛夷离婚了。他们分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孔阳隐约听到过她的一点消息。星星点点，勾不出轨迹。结婚了，离婚了，八年了。几年以前，有一次孔阳骑车，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骑车的女孩，很像辛夷。她穿着一袭深红色的长裙，裙裾飘飘。孔阳的心被电击了般地狂跳，他飞快地追了过去。前面出现了红灯，他闯过去，一个警察在后面冲他吼着，他不加理会。可是，那红裙女子已经在视野里消失。他疯狂地沿着周围的岔道一条一条寻找，奇怪的是，他连一个穿红衣的女子都没有再看见。那是一条魔幻的大街，像一部缺色的电影，没有红色。

当年的疯狂让孔阳哑然失笑。那天以后不久，孔阳听到了辛夷结婚、出国的消息。他彻底平静了。仿佛一只一直注视着的小鸟，突然投入了树林，孔阳不再牵挂。他很忙，他的头脑里没有空隙。焦耳，他是从哪里得知辛夷的消息的呢？奇怪。焦耳果然不是一般的耳啊。焦耳说话时孔阳显得若无其事，其实这消息就像吃饭时突然吃到的一根鱼刺，是意外的刺痛。焦耳在酒席上一直都没有提这件事，只告诉孔阳一个人，似乎他认为，孔阳更应该得知这个消息。

孔阳到家时已经过了十点。这时候，他才注意到，清冷的